滎陽外史集

三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七十

記

明　鄭真　撰

雲松巢記

喜翁者芸亭玄之旦望其老芙蓉欲巢雲松崑山

仙伯標得其真意而名其居雲松巢寢處食息朝斯

夕斯沂斯於一林石之間超然萬物之表亦可謂善學古

人者矣憶自上古大朴未散民巢居穴處草衣木食後聖代作制度繁興宮室起居之安飲食養㆓之適去古懸絶矣況叔季之世乎今侯之居不在於山林澗壑也不陵乎霄漢風雨也然謂之巢居豈將放志於高棲身縹眇而與造物者同變化飛走以驚世駭俗哉葢將變今之俗反古之風庶幾有巢氏之民耳其可尚也夫且雲者無心之物松者有用之才松依乎雲雲依乎松二者固相須矣歲寒後凋之操品物流形之妙不於人而

有取乎侯器量弘博材畧深長雖嘗見知於王公大人
而功名富貴有不足以動其心焉是葢無心於用而自
不能不用者則是巢也歛之近在一室擴而充之將見
廣厦萬間庽寸八荒而覆庇天下潤澤民生而後知雲
松之為巢也且夫徹彼桑土綢繆牖户君子所以明政刑
於閑暇也孔子葢嘗讀而賛之矣侯以軍功錫勇爵而
獨以雲松名巢豈所謂思患而預防之耶縉紳士大夫
過而賛詠歌其下者寧不賛之以知道哉

燕壘記

予友莊九疇氏以儒士徵試吏部授知邵武縣事將告滿以僚友坐累謫居瞿相山耕鑿為業相地一區深廣不盈丈範土為塹葺苴四圍參差而進退之縱橫之輪囷馬臃腫馬伐竹斬茅編緝庇覆幽暧蒙密高不容矯首濶不容展步瞪目視之喟然嘆曰其為燕壘矣乎因以名其扁云燕之為壘也手拮据而口卒瘏也羽譙譙而音曉曉也吾作室之用躬親經營之早作而出夕而入

饑渴頓踣呻吟咿嚘不啻燕之勤且勞也至於恩勤卵育止其所止又燕之不若也謂之燕壘豈求名而不得哉予解之曰巢居穴處生民之世然也予其為太古之民矣乎夫士而懷居不足為士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焉省躬念咎斯可矣惟天地間羽族至不一也獨燕與人無鷹鸇繳弋之虞予棲遲畎畝從容衣食視官守言責何有燕良似之哉且燕司時者也春而來秋而往亦唯其時而已予其待時乎衛人有言曰燕燕于飛頡

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子寧戀戀於是壘也耶國家澤及萬類叙復昭雪具典制予送子之歸有日矣九疇謝曰子其善慰我哉書以為異日一笑

石菴記

石菴者同郡洪允誠濠上居也洪氏世家四明在宋時有為湖南宣撫者允誠生當盛平承先業積累從鄉先生單良能遊先生精於理學登門多文獻老成問難往復理明義析允誠日在講下沾沾聽受學正而行端鄉

黨器重之會鎮將開省四明辟置府幕軍機重務贊益為多聖運肇開允誠譎居濠梁興龍之地多古仙遺蹟黃冠野服翺翔爕壇水濂洞間意領心悟嘗謂人曰昔唐賢士有稱水南山人者有稱少室山人者然皆仕途捷徑不能終隱也嗣後二百餘年而吾宗番易平齋先生以文章道德名天下致位兩府而以野處自號則其志之所存可想也已吾去家二千餘里自放于野仰止高山先烈如在非斯人其誰與歸且夫天下之至堅者

莫石若也石者玉馬韞其璞而弗耀終石焉而已矣吾志其猶石乎功名爵祿豈所欲哉因扁其居曰石菴號石菴野人云會聖朝求治急於用賢户部侍郎馬公嘗奉命來臨淮擇其良者而為之勸駕允誠力辭不就洪武乙卯冬中書省遣行人比係官籍者悉詣公車允誠獨辭有司不獲仰天日以死自誓蓬首垢面敝衣履簡飲食嬉笑不見詞色至省部以痼疾告于侍郎從之宰執大臣有詰之者曰子豈以仕宦為非者耶則對曰銓

衡重在得人痼疾且不任焉用哉用之不敗乃公事耶敗事咎將誰執寧不在用之者耶詰者不能屈遂獲免退歸石庵將倘徉以終老曰吾庶幾不負石菴矣乎因請予為之記夫人所以自别於天地間審其出處之正而已出處既正雖貧且賤何害哉彼有冒進競趨惟富貴是圖若浮雲之有無爾允誠尚志節德義睨軒冕而韋布遠朝市而林野審於幾微守以中正確然不變而卒遂所志得所欲傳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者允誠

有馬子與允誠少同里閈惟吾四明多篤行文學之士縉紳君子樂所以稱道允誠今克蹈之矣顧以不才名在宦牒用舍行藏隨時靡定安得時從允誠石菴之下討論世家之懿以優游歲年也哉

耕讀軒記

沈子仲傑家于吴淞江之上其地平遠夷曠四望雲山渺在天際而重坡叢林聯絡遠近竹樹參差含芳吐秀内則平田廣畆耕耘各以其時外則澄波千頃風烟幻

化儵忽之間景態萬狀仲傑既撫有佳勝乃樹軒三楹
覆以白茅置書史其中取陶淵明讀山海經詩語扁曰
耕讀力農之暇朗吟清誦若金石絲竹之奏宮商和而
律呂諧也客至琴酒相娛寵辱兩忘有不知塵世事者
會朝廷廣致多才仲傑辟至京師為督府掾雖簿書期
會朝以竟夕而山水寂寥澹泊之趣未嘗不往來於懷
也洪武癸丑之二月予以鄉貢計偕春官仲傑以錢叔
昂及褚文炳所繪齋居圖請文以記辭不獲則為之言

曰士之生世隨所寓而得所樂故在山林則甘心於肥遯在廊廟則自致於勲名以仲傑志行之修學問謀猷畫諾於甲兵樽爼間固將上禆戎幕偃武修文佐太平之治者然而耰鋤間顧猶不忘平昔之素殆欲俯仰宇宙優游卒歲如古人所云者斯可謂賢也已雖然耕田讀書一致而已耕田必期於有秋讀書必底於有成水旱饑饉及夫富貴貧賤則一付之於天而已昔者吾夫子嘗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禄在其中仲傑其有得

於斯否耶異日仲傑請命於上杖策歸田以畢遂其志予亦東還尚當扁舟太湖過慈軒之下為仲傑賦之

歸耕處記

士大夫之於世審其所處而得所歸斯為善矣歸于朝者為公為卿歸于野者為農為圃道不行有歸歟之嘆身弗辱有歸來之辭進退出處一於是而已使夫奔走馳騖多歧忘返其不至於傾仆而顛踣者幾希噫非知幾之君子孰能知之松江謝伯禮父世以積善名㴑右

而折節讀書以材能見稱元至正間外省薦之朝行授同知松江府事同知古通守别駕之職預同民社鄉里以衣錦為榮既三年謂同僚曰吾豈以爵禄為哉家有二親不於此時備孝養一旦終天之憾無及也投牒竟去於澱湖里第奉其先尊德嘉翁母氏葉夫人具滫瀡甘旨極其歡心丁内外艱哀毁如禮服闋值時多故徙居泖上泖上佳山水良田萬頃魚鱗櫛比而耒耜其中焉豐年黍稌以倉以積貢賦供億享祭宴餞之須率資

之前浙省左丞周公伯溫作古篆扁曰歸耕處紀實也
際聖運肇興來居濠梁之東園里薙荒除穢以給衣食
伏臘作苦斗酒自勞凉竹簟之清曙茅簷之暖恍不知
人間世也取舊扁揭之示始終弗忘也而鄉人同在羇
旅者無少長皆稱曰同知公葢本其所得官以為尊稱
云真性窮達隱顯殊途而同歸伊尹耕於有莘者也嚴
光耕富春光武召之而不能屈龐公耕鹿門劉表侯之
而弗能致此窮而隱也夫把鋤荷鍤風雨蓑笠其與鍬

金曳玉軒車駟馬前呵後擁孰為勞逸孰為貴賤哉然而時之所遇志之所適君子固不以彼而易此也同知公生當盛平致身融顯而棄去有如脫屣足以見其制行之高矣世運代更勳門宦閥既與海桑同化而畎畝之歸矣言弗渝其誠得所歸者耶雖然古人一飯不以忘君故在江湖猶在廷闕初何隱顯之有間哉昔高宗駐蹕臨安太師楚國樓公㫖繪耕織圖列為詩歌以獻至理宗時西山真先生著大學衍義於豳風一章懇懇

為帝述之是皆以天下生民為心者國家以農事開國濠梁興王之地視古岐周聖上眷念鄉士爰幸中都召見父老以慰其思同知公先朝遺老耕稼畿甸能推廣成說徹諸豳旒斯亦尊君親上之心哉真教職三年戀戀弗去尚及見之矣姑書以為記

學圃軒記

姑蘇樊學士氏侍親來中都於濠水上得地一區肥沃高厚構軒居治圃其中躬秉鉏把鋤以瓜以蔬或羨或

蔬上以奉甘旨之娛次以資賔客之儲甘辛之適隨所
意需而芻豢之味有不如焉因扁其軒曰學圃而謂予
曰某聖門弟子之後也吾不如老圃何敢自戾於聖言
哉顧學而有得焉不敢忘也予曰何如孟學曰生物之
功學問之益一致而已矣夫天地之心吾之心天地之
氣吾之氣凡物之生者天地之氣也而其所以生者則
至理存焉所謂天地之心也吾於學圃而脗合焉種而
播苗而植雨露之滋糞壤之培萌者蘖牙者茁芟夷灌

溉發生盛大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歷歲易月循環無窮
益造化生生之妙固有如此者人之生也本之以姿質
之美性分之懿仁義以為場圃道德以為藩籬詩書禮
樂其輿區也典章文物其淵藪也修之治之探之賾之
窒者以疏晦者以明其用功也若圃之植而生也其成
功也若圃之遂而成也日之所生夜之所息奮勵自彊
天理春融人欲蟬蛻吾心即天地矣使夫怠墮不振一
日暴之十日寒之茅塞其心如圃之荒蕪湮穢不得遂

其生育之性奚可哉夫即物理以觀人心此吾之所以為學也予應之曰宇宙之內皆予一身之所寓也萬物皆備於我一圃云乎哉儒先謂觀於草木之生與我心契其樂無涯孟學其有得於是者耶抑予又有說焉圃者細民所賴以生者也士君子欲行其道於天下何以圃為哉蘇逸民雲卿濯園豫章之東湖人無知之者張魏公為相命漕帥兩司以書幣招之漕帥假遊士服得見欲與同載逸民堅拒不就遂長往弗返古人之風節

如是今天下一家禮羅掐賢野無遺者孟學居輦轂下
士譽所歸欲為蘇雲卿得乎因誦言以為孟學勸孟學
其果有意乎否耶於是乎記之

田園隱記

治生之道田園為重粤自后稷樹藝古今貴賤之家無
不由之而君子獨以隱言何哉夫士之生非専為食也
立身行己可效可師致位廟堂丞疑輔弼豐功盛德澤
斯民而傳後世其斯可矣若夫道不期行言不期用爵

祿不能為之榮刑罰不能為之辱甘心沒齒於農圃之
歸惟審於進退取舍者為能古之哲士若陶靖節解印
彭澤賦歸田園迹其蕭散夷曠千載之下為之聞風興
起彼其深山窮谷以鋤耰傳之子孫者何啻千萬竟令
無一言一行可稱其不與草木同腐乎噫隱之為義亦
微矣哉雲間朱孟闇氏徙家中都構屋鍾古城東治圃
以植菓蔬治田以種黍稷無征輸無徭役以衣以食而
從容自給賓客至輒觴酒其中咏歌唱酬如金石在懸

衆樂交作音聲諧而律呂和也因扁之曰田園隱云予嘗過而造焉語之曰昔先聖孔子以隱居求志為未見其人豈真無人哉葢有待於後人耳故有隱於山林者亦有隱於廛市者亦因其志之適焉耳夫隱者顯之對稱顯行道者也隱守道者也近世以來廟堂之上仕而顯者非不衆多使皆公忠直諒堯舜其君堯舜其民固天下所深望者如其欺公罔上敗度棄禮寵祿甫加而斧鉞已隨於是時也使其悔志草心欲木石與居鹿豕

與遊不可得矣悲夫孟聞玩志詩書道德以為區仁義以為塗言動舒徐俯仰自如殆將與造化為徒矣以視夫昏夜乞哀以釣聲名取利祿者其不赧然夫抑愚又有説馬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遯之為言退而隱去之義也孟聞其學於是耶然遯之為卦内外交變而為晉有麗明之象馬遯而晉斯顯矣仰惟

聖明在上賢才彙征旌招羅致無有虚日鳳陽興王之地孟聞攸躋攸芋而聲譽四馳則所以多福受賜而被

親禮者吾知其有日矣孟聞聆予言若有不懌然者久之乃曰學而優則仕吾斯之未能信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其終於此而已矣嘉其志之篤而言之淑也記諸壁上而去

耕雲野趣軒記

雲雨間一氣爾或在空或在野或棲遲山谷或散漫江海變幻儵忽來不知所從出去莫知所止一旦夕間百千萬態欲以形狀彷彿之難矣士大夫於其雲之所在

耕稼以時而急趨之以怡然悠然殆與天地造化相周旋矣吁不其可敬也哉去鳳陽府南二十里曰瞿相山嶐然而高浮崗斷隴映帶遠近良田廣畝犬牙參錯陂塘足溉高岸為城衣食之利與民共之四方謫宦往往樂而忘返金君澤珉永嘉名族也來處其地縛柴為門誅茅為室如燕壘蝸殼隱隱矗矗於杳冥晻靄間東作既興比戶咸具錢鎛深耕易耨千百其耦既輟日夕藉草而坐壺漿饋饁短歌咿嚘于時膏雨新霽浮雲被隴

林麓草木蓊鬱深茂郭公杜宇反聲相喚俯仰上下化
育亭毒之妙神領心契如饑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行
者之得歸至於獨寐寤言而永矢弗諼者矣因題其所
居曰耕雲野趣云澤珉嘗介予友吳孟周氏求文以記
辭不獲則為之言曰古人所謂甘心於畎畝者澤珉其
庶幾也耶夫君子之於物苟得其趣將終身焉利欲之
誘若浮雲之有無而已耕者衣食之源名哲之士非其
力不食謂之耕雲蓋非從事於虛無惚恍之謂矣雲在

於野耕於野而適焉安焉其所見所得必有出於物象之表者係以野趣云者葢申而重之而非辭之贅也人之生世非耕則仕仕必登於朝耕必適於野就其迹而論之暑雨泥塗披蓑荷笠上蒸下濕汗體塗足孰與髙車駟馬鏘金曳玉起居動静之安適公逋私負急迫朝夕鄰童里幼啼饑號寒孰與髙堂大厦萬鍾千鎰飽煖歌呼之快且樂哉然而趣向之適寧爲此不爲彼其能以貴賤榮辱苦樂爲欣戚變異也耶且仕於朝者行道

者也耕於野者守道者也若澤珉者其與道相忘者歟
顧瞻天上青雲咫尺大明普照黄道正中今日之耕異
日之仕今日之在野異日之在朝其趣爲何如也耶易
曰同人于野亨而又曰雲上于天需然則望雲就日以
膏澤天下吾知其有日矣澤珉其勉乎哉

孤村默隱記

孤村默隱者鳳陽太守滑臺李公歸老之地也公家在
南六十里大張村外控大河内亘平野密林廣畆芳塘

曲流參錯映帶所居西北地本平坦阡陌交相通犬吠雞鳴遂擅一村之勝自祖若父樂居其處至公數世矣雖更兵難移徙南北惓惓焉弗忍置也今公謝事而歸焉能無情哉繪而為圖扁焉觀焉意謂在於村中默則無庸於言隱則無庸於仕其可永終令圖矣然竊聞公在壯年以立言待用於世際今聖朝拜監察御史繼僉山東按察司事慨然以言責為己任民生之休戚政事之得失必起而論之來守中都事之弗當於理者誨諭諄

切不厭不倦吏民愛之有如父母凡一言之出一令之施莫不樂而從之服而趨之於是時也雖欲默得乎幸而名遂身退遽以默隱自居何哉無他隱者顯之對顯者不容不言隱者自不容言也隱顯語默惟其時而已且夫恭默思道心之存也淵默雷聲道之存也三緘其口幸免於獲戾駟不及舌者雖悔而不及公之於隱亦豈得不默哉於是而樵於山釣於水耕於畝畆與田父野老徜徉於阡陌間風晨月夕一榻坐忘者萬化之流

行至理之昭著心領神契於混淪沖漠之表而凡是非利害之紛紛擾擾者不惟口不欲言耳亦不欲聞矣易所謂退藏於密詩所謂明哲保身公其庶幾乎昔宋陳希夷隱居華山太宗時入朝問其道不對而還迨至南渡韓世忠位兼將相退居湖山絕口不言兵公之默隱何愧於古人哉非真不能言者也念公之盛德為不可忘於公之默隱終不得而默默也遂著為之記公某字某云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六月十一日鄉貢進士四明鄭

真記

靜學齋記

上虞越郡屬邑舜子孫分地有揖讓遺風自漢唐至於今日千數百年多名世好學君子葢山川靈淑使然也邑名族朱氏家累世業儒有字懷玉者年二十餘以俊選徵入京師試藝南宮為國學生自博士趙先生以下樂為延譽懷玉不自矜喜退居一室扁曰靜學齋讀書著文惟日不足於勢利紛華泊如也閱二年天官奏為

知平涼府靜寧州莊浪縣事既到官默自念曰學所以為仕也昔者聖門謂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仕與學益相須也簿書錢穀何往非學哉然非靜不足以致力於是仍以靜學揭之而求記於予夫人生而靜天之道也士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之所以合乎天者惟靜而已矣諸葛武侯嘗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而濂溪周子亦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而太極之理與之無間靜可以見天地之心動亦可以見天地之心君子之為學其莫先於靜矣是故平居暇日心念義理涵泳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探賾索隱微顯闡幽即夫事物之器用而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由乎下學上達而馴致乎過化存神之妙闇乎屋漏之微達乎康莊之著蠖屈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斯其為靜學也大矣懷玉其有得於茲否耶夫靜之理微而學之用大無慾故靜靜則安安則不息不惑而其為學成矣使

夫撼於私慾汩於事勢不專於靜矣其能究竟夫學也
幾希若乃習於固陋昧於清虚安於鹵莽而謂人曰吾
將以靜學也其然豈其然哉懷王遠治邊邑不識其所
學者何事然予弟奇為之僚友以書來言其同寅協恭
政平訟理日與其民相安於無事則固靜學之一驗矣
異時考滿來朝予在濠梁尚當扣所蘊而考其成亦得
而有進矣懷王名瑾在成均時嘗奉命山東上泰山登
日觀蒐奇發秘得李斯篆刻以傳搢紳君子稱其為篤

志古學者云併書以為記

澹齋記

嚴陵盧先生年逾六十聞望老成自鄉大夫以下視為範模有所疑者必諮問之先生不自矜喜退治居室曰澹齋一榻蕭然左右圖史處之裕如也會其子思禮為國學生調官山西過中都之臨淮以先生命求記予惟澹者無他嗜好之云世之君子守其常而不變者亦惟澹而已矣然非沖深玄漠者不足以與於斯夫大羹玄

酒味之澹者也而其感通之效實在於茲蓋無味之味乃所以為至味也至味之存至理之著也澹之時義大矣哉人莫不有所嗜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軒冕服乘乃喪心之具甘脆肥醲斯伐性之斧嗜慾之為人害多矣悲夫諸葛武侯嘗曰非澹泊無以明志胡文定公亦曰人於世味一切澹泊方好斯言也其察於天地人心之本然者乎先生深隱山中養恬自如而正襟肅容日與賓客子弟講求乎仁義咏歌乎詩書視世之

紛華榮耀乍起乍滅者若浮雲之有無焉豈非真能味於澹者耶扁焉觀焉循名求實益見其意所適心所樂身之所蹈而德之所由成矣噫是豈可以淺近形容哉且吾聞之盧氏為唐青州刺史之後在宋時多以名科躋顯仕有字登父者於先生為曾叔祖行名其所居樓曰天邊風露蛟峯方公為之著記予得而讀之想其高潔豈世味所能奪耶然則先生之澹其有自來也哉予與先生誼同產恨不得一瞻下風然念自幼及艾亦嘗

從事於澹者異日幸遂言遄取道嚴陵歷階修謁與先
生清晤山光水色間庶幾志同道合者乎遂書為之記
先生字德仲至道其名云

滎陽外史集卷十一

滎陽外史集卷十二

明 鄭真 撰

記

龍山隱居記

鮫門為海道絕險自鮫門西行六十餘里有山曰伏龍蜿蜒磅礴若頭之昂鬣之張而尾之掉也山有古招提為唐僧常公禪悟之地嶄絕處趺石尚存武宗時勒僧

人歸宗僧上偈云雲中有寺不容住天下無家何處歸
帝憫其意寺得不廢崖石間有泉曰海眼泉出如縷晝
夜不竭以供五百餘衆山之左右斥鹵沮洳亭監旁午
溜鹻水煑鹽內則良田萬頃犬牙交錯巖崖林麓高下
掩映長溪飛澗控引綿絡山曰達蓬曰石塘湖曰鳳浦
曰沈窖嶺曰鴈門石曰鷄頭皆其遠近形勝也慈溪羅
友聞杖策來遊闢一室在龍岡之陽高明敞朗鯨波際
空一瞬萬里蜃樓蛟室雲煙風雨變化不測友聞日與

賓客徜徉其中且謂之曰孰使予樂而忘返者非斯居也耶會天下大定職方有司以友聞嘗在吏籍遣入京師遂泝大江憩鄂渚間又因軍事入苗徭款峒與猿狖麋鹿為鄰者有年矣返乎長淮覩茲中都河山之勝慨然嘆曰自吾去家往返萬有餘里今幸托迹於茲從容無事坐對荆塗二山偃息朝夕視向隱之龍山其孰多也耶因揭舊扁而屬予為記予惟達人大觀物無不可乾坤上下我室我闥曽何介於彼此哉友聞識見高明

無係杳在龍山無異於長淮也在長淮亦何異於鄂渚哉故其幽潛靜僻之趣無所往而不得焉者彼有終南捷徑少室索價南岳獻嘲西隴騰誚者得失何暇計哉雖然地以人而靈昔宗正少卿東發黃公在宋咸淳時以風節行誼有名於朝其子孫嘗作湖山精舍欲列於宮而不之遂友聞隱居實在其鄉仰企前烈深所興起今其文獻大家若方氏錢氏皆在跬步閒遺風舊俗深可觀友聞行將歸隱聿為我寄聲焉是為記

晚翠軒記

鳳陽為古鍾離子之國自漢以來列為郡縣郡包山帶淮以荆塗為朝岡周世宗駐蹕以為王者氣歷數百年今天子以龍飛邸里建為中都視周之岐山漢之沛國士大夫不遠千里而至者占其形勝如在蓬洲仙島不知為人間世也四明潘先生伯英來為鳳陽右衛吏治一軒為宴居之地面南四望山之高下遠近若龍翔而虎踞也萬馬之奔而羣鸞之翥也刀劍之攢而几席之

布也每日既夕山光如洗而落照一抹炫燿衽席伯英顧而樂之用古篆扁曰晚翠云晚翠之説本於杜陵以經濟之學自比稷契遭世不偶崎嶇展轉秦蜀山水中白谷深遊翠屏晚對與浮鷗鳴雁相上下豈塵俗所能羈耶夫陰陽動静各維其時自朝至晚則由陽而陰動而欲静之際也山以静為體静而獲静於晚為宜由是息焉安焉其意思凝寂氣象春容殆見古人於千載之上矣天地間形色萬殊於其所過而適將終身焉况夫

山之高大靜重蒼翠之色四時一致得生育自然之性足以極游覽之娛哉世之志幽隱者原取於榮觀春卉繁華蘧蘧蝶夢而歲寒晚翠每於霜雪見之托物取興之君子固嘗用意於晚矣故不及震耀於一時必欲保全於悠久士君子當世道之會修名姱節其不在於晚乎伯英居勝國時掉鞅燕都所交皆天下才儁國子先生若同郡葉公敬常臨川危公大朴河東張公仲舉尤喜延譽會朝廷粉黃金泥書大藏經伯英以八法廁諸

其列遂出身為慈湖鄭山兩院山長陞淛東憲使除令
聖明則年幾六十矣猶從事於簿書期會豈天將華其
晚姑使之徘徊有待耶山以晚而翠益深人以晚而德益
盛伯英載培載植如山之衆木晚翠而底於材焉可也
想其退食自公焚香默坐羣動既蟄萬籟不作俯仰睨
睞空青一色天地造化之妙默契於忘言之表矣勳名
爵祿云乎哉仰惟聖君在上求賢審官惟恐不及伯英
將考滿入覲大器晚成於時見之紫金山名冠天下笑

傲晚色意悟神恍吾知其猶在淮海間也是為記

浮菴記

雲間姚君宗文浮家鳳陽於鍾離古城西北得地之勝旁據髙阜下瞰長淮兩壘而對如門矯首獨山近在咫尺而中都宮闕城郭歷歷在目於是構室數楹列以檽櫨隆然如舟其外恠石人立刀拔劒鏤雜以奇卉名木禽聲上下笙筑交奏縱觀默聽如舟之入崑崙玄圃也宗文肮髒塵俗蕭然物表日與家人婦子燕笑樂衎尋

倫以叙不啻范蠡之於五湖也賓客驟至呼網取魚剖甕傾酒歌嘯於清風明月間不啻蘇子瞻之於赤壁也牙籤插架翰墨凝香探賾義理討論典故與英雄人物神交千百載之上不啻米襄陽所謂書畫舡也宗文居之甚適自號浮菴居士且扁其居曰浮菴其鄉友沈先生文舉既為著傳以予在斯文當為之言按許氏説文浮字從水益泛然無所繫之謂宗文自浙入江自江泝淮其迹近於浮矣抑其出處大致初不在此夫達人大觀

物無不可尾閭歸墟我池我壑曾何界於彼此哉昔者
宣聖嘗有浮海之嘆固以道之不行也使夫言果然其
過化存神固有不可測者況今天下一家帝鄉咸里觀
光上國文物禮樂之盛足以擴充其學問激揚其心志
者哉且習俗不同人品亦異詖淫邪遁浮於言者也譎
詐狂罔浮於行者也宗丈固織而唾之矣彼焉能浼我哉
嗟夫宇宙茫茫吾身如寄樂天知命從容自得靜而噓
若春沼之魚動而游若秋海之鷗就其氣象觀之謂之

浮可也至於真境内融英華外發崑崙磅礴俯仰無際
深造妙悟物我相忘而太空圓鏡晛朗洞射髣髴乎無
何有之鄉矣於是時也宗文以為浮乎否耶宗文聞而
懌然遂為之歌曰萬化兮浮漚泊吾生兮盍休令淮海
兮安流蹇予乗兮桂舟駟蒼螭兮驂素虬吹參差兮彈
箜篌樂吾樂兮誰儔招羽人兮丹邱超恍惚兮靈遊望
不來兮心悠悠颯天籟兮空山秋悲嚣俗兮吚嚘溘輕
舉兮上浮盻八極兮九州沛泂瀁兮夷猶飛光飛光兮

不少留拂若木兮滄洲宗文起而謝曰子之歌善矣予讓不敢當也浮大白請記諸壁

駟良山别墅記

駟良山别墅者莆田陳君廷傑思慕之地也山在莆田北三里峰巒遠近襟帶左右一水中分衆流交會而長橋卧虹行者負者朝夕弗絶山之上松杉櫧樟蓊鬱深茂怪石林立奇花異卉芳香静幽使人意領心恍昔之論曾楊之學者以為水砂之法於兹為勝陳氏六世祖

兵部侍郎公葬馬侍郎之孫龍門公篤於報本建精藍為崇奉拜掃之所晚歲終老游焉息焉者八十餘年迨今大明洪武辛酉之歲廷傑省墓而來慨然念曰我祖神靈洋洋如在焄蒿悽愴有不能忘可不追孝於前人以迓續於無窮耶於是結屋三楹編竹為籬甃石為徑幽邃靜窈塵俗遠屏仰高俯深山光水色皆在衽席之下歲時來居依依不忍去因題曰駟良山別墅云閱二年廷傑如陝右過中都求予文記之夫人中天地而立

身之所自則吾親也吾親所自則吾祖也曁夫曾高以
上雖曰親盡無服而尊祖之心初何間哉故凡口澤所
存手澤所遺必恭敬奉承弗墜至於某山某水過必式
焉以為其平生所遊覽也況乎宅兆窆窀衣冠體魄所
藏者哉駟良山莆中名勝侍郎公奉身歸全其立朝大
節猶耿耿也廷傑別墅之居所以心存生民而道濟天
下者於侍郎公有之似之矣般游衎樂云乎哉謹按陳
為莆望族其先以晉永嘉亂由潁川徙閩至唐清遠令

名樞者遷居莆十一世祖宋虞部尚書諱仁壁者讓宅
為興化郡治郡為立祠尸祝之傳其子靖顯於太平間
累官尚書左僕射為三朝元老著奏議十卷曰經國集
其以功賜鐵劵封會稽郡王名揆者則僕射伯父也嗣
後襲珪瓚者凡十三世至廷傑則十六世矣世家淵源
其有自來哉國家大興人治蒐羅巖穴之士無有遺者
廷傑之兄廷賔方以文武全才任陝右專閫之寄廷傑
必將工登於朝昆季後先規重矩疊駟良山不增觀矣

乎莆人嘗有言曰水遶壺公山莆陽金紫半此莆士大夫為卿相之兆也駟良與壺公山密邇往者之讖安知其不在今日乎予於廷傑誠有望矣因為之著記廷傑名賢別號抱拙生盎以拙忤物托仰河東語以自況云

半湖亭記

江右山水郡稱吉安為最吉安屬縣凡九永豐其尤也去永豐東南八十餘里平湖八項四山環列而文筆一峯嶄然特起層岡別巘如案如架靈秀所鍾代生名哲

是為胡氏世居之地在元至正間舉江右辛巳進士科
名植者則湖亭先生也先生搆亭湖上遂以為號著述
之暇攬結山川之勝鳶飛魚躍意領神悟士大夫以經
濟期之而遽云不祿有子二人長名啟字尚迪次名某
字先振種學績文嗣守先業弗墜尚迪嘗慨然自念曰
先公文獻之澤久矣紹聞衣德言以追孝於前人者吾
兄弟之責也歲月逾邁音容斯在吾兄弟之於先公不
敢期而似之如使各得其半亦足以名為人矣遂扁為

半湖亭兄弟相戒塤唱而篪和規行而矩隨風清月白想像彷彿如見其先公焉今尚廸奉上命任鳳陽府經歴真以斯文禮見為言其槩且使為記因作而言曰是可謂善繼善述也已夫半者數之分世有稱為半雲者以造化之妙不得而盡窺也稱為半山者以泉石之勝不得而盡有也尚廸學問文章治政可謂至矣而不敢以先湖亭公自居且與其弟均而半焉則所以夙興夜寐各敬爾儀者從可知矣天下之物得其半則可以得

其全是以萬理殊途同歸一貫況聖賢之學克肖先烈者哉昔亞聖鄒國論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葢師友間氣象有同者下至唐宋時史家撰述以李常侍之類西平南軒之類魏國葢父子間聲望有同者就今觀之尚廸之賢比諸先湖亭公不幾於全乎想夫天雨初霽一鏡如拭燕坐淵默融然悠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復何計其半與全哉真少好山水嘗過錢塘西湖至孤山左顧右盼以為盡矣及

登靈鷲峰則一湖之勝高下遠近皆在目中始悟向之所得者僅半焉爾夫所行既遠則所見益大故學海者必至於海尚迪宏濶吞雲夢者八九半湖云乎哉仰惟
聖君在上用無遺才尚迪既在幕府之職光振亦有名聲於時異日金昆玉季並登巖廊羽儀朝宁如胡氏先忠簡公與弟剛簡公之在宋南渡時則湖亭公之神靈固福而佑之矣而真也安得杖屨遊於斯亭之上快覩西江之盛觀哉按胡氏世冑金陵始祖唐時刺史吉州

封廬陵郡王後有領節鉞鎮鄭州者皆家於廬陵之香城其析居於湖者號小香城宋時衣冠有名德元者官國子博士名寬者號琴窻穆陵朝舉進士與賞花釣魚

御宴詩世以為榮自琴窻至半湖又幾世實剛簡公嫡傳因併書以為記云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秋七月既望鄉貢進士四明鄭真記

鶴頂山房記

姑孰當長江下流之會自六朝以來視為重鎮今天子

定都金陵龍蟠虎踞而姑孰為陪都於闕廷為近英俊之域軒冕所興文學之士固有應時風雲侈千載之逢者矣胡先生伯昭家郡東北十餘里控山川之勝自其先世以來隱居求志亦有出為儒學官者先生幼時遍遊縉紳之門書無不讀而於四聖辭象變占之學尤致力平居宴坐仰觀俯察而萬物萬化之理默具於心矣洪武六年以有司薦為當塗學官遂以斯文為己任未幾引疾歸所居東南二里許有鶴頂山者尤為奇秀先生

素樂之構屋數楹植以松竹扁曰鶴頂山房徙居其中聚書千餘卷窮探幽賾訛者以正缺者以補露抄雪纂朝夕不倦其於學也本諸事物之微而達諸天地之奧即諸彝倫日用之常而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知之明而信之篤行之力而守之固意有所適往往著為聲詩而沖淡幽遠有陶謝之風其所至可想見矣會朝廷起復之命下遂領懷遠文學掾之職懷遠中都畿甸昔者禹會諸侯之地先生講道之暇而對荊塗二山與懷鶴頂之

陽以予義同出處求文以記予惟天下之有道德文章者其始也必求幽深懸絶之境而有事焉以為塵俗既屏則志向專一故能以翰墨為町畦簡册為墻壁孜孜矻矻惟恐不及一旦為時而出立言勵行為世師表後進之士過其地者有不覩桑梓而敬恭者乎昔者儒先君子講學若撫之象山閩之考亭衡州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列於學宫爼豆尸祝之而姑孰之天平亦以處游士而設令先生出而以道淑人名將大顯後有良有

司者援天平故事即鶴頂山建為精舍用詩書禮樂以化誘其人使先生之聲譽風範永垂不朽豈非扶世教之大者乎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先生葢有望焉敢書以告來者

鐵硯齋記

燕山陳生昊文年二十餘氣質清修而勇於為學以予典教臨淮縣庠來受朱子詩經傳私擬科舉業數十百題予愛其理明詞順以為一第不足多也生嘗得鐵硯

一事遂以號其齋居而中書舍人胡公廷鉉大篆揭之楣間會予考滿入覲生請文以記嘗閱五代史載晉宰相桑維翰累舉進士不第鑄鐵硯誓以硯弊乃改業後卒以科第顯然則有志於科名者莫維翰若也生其志維翰之志者歟夫硯為文房四友之一與筆墨出處任用相類而壽夭不同昔人謂筆以日計墨以月計而硯獨以世計者以其為石而堅也況以鐵為之其堅尤甚於石者歟使累世研磨用筆墨以萬計不足以少挫彼

以三餘之學一二十年之功有托於兹其不克底於成者鮮矣以是孜孜焉矻矻焉是舊日之維翰即今日之昊文也斯不可尚矣哉予向居四明山中讀鄉先生鄭魏王安晚與劉公后村林公竹溪著爲四制硯以石虚中目之劉公則曰一泓之水不足多萬斛之源所從出其托興取義深矣生之於硯不資乎端溪之美産而獨與昆吾之鋼赤堇之英發揮朝夕則其篤實内充而輝光外發者可見矣仰惟聖天子以明經取士登其選者臺

閣方伯之任於是乎取之今賔興在通縣大夫以生之名上之郡府貢列矣予雖老不文尚能取鐵硯銘之是為記生字仁伯本高句麗人在至正間其父宦遊係籍燕都復徙而南定居臨淮云

友蘭齋記

古之君子必資友以成德故近而取之一鄉遠而取之一國天下又上而取之古人誦其詩讀其書以論其世也夫使得諸古人固不異於今人得諸一鄉又何異於

一國與天下哉迺若取友而托諸物焉其亦君子用以比德者乎湘為長沙府屬縣去縣百餘里地名春溪隱士曾子敬父居之修德行誼鄉黨敬焉構屋數楹猗蘭逮砌用磁盆科植登置几格笑而指之曰吾與之相忘朝夕者其在茲乎因以友蘭自號而名其齋居以其先君子常作縣五河與予有斯文之雅求文以記蘭見於本草而離出於經傳雖其一草之微在巖谷間不與凡葩雜卉爭妍並擢則其物性之得天者然也士君子取

其芳潔則必茹華保真而蕕穢不得入焉取其靜幽則必違聲遠利而塵垢不得入焉其非比德乎夫托物比興者性情之正也昔屈子嘗曰滋蘭九畹而又曰紉蘭為佩蓋以譬夫逸民君子有仁義道德者爾然而荃蕙既化菉葹盈室至以蘭為不可恃蓋傷時俗之變而志有不得伸者如此其忠君愛國之心何惓惓哉予敬家湘鄉正屈潭祠祝之地遺風餘烈固有所興起矣想夫天日卓午芳香襲人援琴雅奏作猗蘭之操神融意釋與

蘭寫真美雖然至人遺物乃與道俱今聖運文明賢才彚征予敬抱道而出天下之士若臯虁稷契者與之為友以堯舜其君民不愈於友蘭矣乎於是乎記之

澹菴記

予年幾冠與宗文永嘉鄭君伯厚𨽻業四明郡學伯厚勤苦惕厲虀鹽朝夕受書經習舉子業期以功名自見後數年學成講授弟子隱居養親泊如也際聖運肇興以嘗試浙省徵至吏部校藝中選授合州定遠縣主簿以

稱職聞調安西鞏昌府成縣主簿逾二年以春首入覲既還知予典教臨淮走訪風雪中予以久别割腥置酒相勞苦伯厚歎然若不敢當者予語之曰是豈不足飲食也耶伯厚曰吾志於澹久矣昔諸葛武侯云非澹泊無以明志味其言而有得焉及官於蜀拜武侯象精神志意有若默契因以澹菴自號凡饑渴寒暑之際以澹自持而弗得過焉今子所以館穀我者厚矣無以發明之可乎予遂與之言曰澹者至味之存而至理之存也

太羮玄酒足以致其誠簞食瓢飲不能改其樂則澹者其人所難哉士君子從容於義理之天周旋於信厚之地凡聲色臭味所以瞽目聾耳伐性喪心者其可有一於其間也耶伯厚從事於澹是以自始至今疏糲自給仕宦所至氷雪其操視夫甘脆肥膿輕纖華麗舉不能爲之動斯所謂安於理之正者矣以是恪守不變所以致壽考而綏福佑者不在玆乎在宋南渡時胡忠簡公亦號澹菴其上封事力詆秦檜南荒萬里貶竄相繼而

賦詩自適曾不以利害死生為意非真味於澹者不能也伯厚筮仕入朝與國家事風節行誼固當以忠簡公自期矣無食焉怠事而曰吾澹於宦情也伯厚謝曰吾子有以教我矣遂書以記菴之屋壁

瞻雲軒記

雲之為物變化無常囿乎天地而天地不能囿也蔵乎山壑而山壑不能蔵也浩浩然莫知其所止飄飄然莫知其所始也然而孝子之用心乃指雲之所在為親之

所在有登太山而望河陽者其亦魏風陟岵之用心乎

予典教臨淮遇盧陵鄧君存仁之子九淵氏為言吾家自先曽大父潼川提刑府君以科第進身傳及四世宦學不絶忝以家教年逾弱冠與羣士旅朝闕下授池州貴溪縣丞以二親在堂累使迎養而吾父報以有祖母不得舍母而就子也九淵實遑遑焉於是即官舍扁其軒曰瞻雲居三載調毘陵義興縣丞復使奉迎弗至且示書曰汝祖母年踰八袠設使吾去左右一旦不測誰

任其咎耶況田園邱壠一家之重汝弟尚幼孰主持之哉慈孝之義吾思有以處之矣汝能盡忠於國不足以榮親耶既三載入覲復職又二年得歸省膝下二親爲之色喜未幾授鞏昌府成縣典史縣即古西康州遥望盧陵數千餘里而朝夕定省不能釋然于懷也先生其有以慰我哉予語之曰善矣哉古孝子之存心也夫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事親如天地豈不重乎然以仕宦所羈違遠顔色山川阻深迎養弗致

矯首長望見雲而不見親則托物以寓其思者固其情之所不能已也且人非父母不生九淵之念其父母猶父存仁之念其祖母也祖母之愛存仁猶存仁之愛九淵也存仁以母之故而不忍遠適九淵以二親之故而不忍忘家一親親之恩也孰得而議之哉登斯軒也望斯雲也盍不特其子思夫親親亦念其子矣彼其至行精純本乎天稟十年之間展轉南北白雲親舍之思在貴池無異於義興也在西康亦無異於貴池也雲乎雲乎其

知九淵之心者乎昔有仕至宰輔而迴拜親在朝誇為盛事今聖教大明惟賢是用異日九淵登諸廊廟之上三釜九鼎以為親壽不亦遂其心矣乎於是乎誌之

恒農軒記

明郡屬邑定海靈緒鄉之西曰任溪以邑大姓任氏得名其外大海際天波濤萬里蜃樓蛟室變幻莫測內則重巒疊嶂高險深阻飛瀑如練下注溪壑蜿蜒曲折若鏘金奏玉聽之不倦良田廣畝犬牙交錯五穀之入穰

穮滿家無有饑歲任氏之先以力農致富饒而讀書循理一門少長隱然有三代遺風曰存敬氏者敦厚慤實士也自幼有志於學鄰邑旁近有曰杜洲書院者延鄉先生孫公正甫訓導弟子員存敬從之遊受朱子詩經傳學成而歸輒自嘆曰農之子恒為農其秀民之為士者亦賴之吾庶幾農民之秀者乎且耕田讀書以天下事置之念慮在古人可數也眇予小子獨不能掛一編牛角與古人寤對於千載之上耶於是扁所居曰恒農以

為學之成猶耕之穫云際今聖運以博學薦入京師試
藝中選倅高郵州事適子典教臨淮以同鄉庠序之好
求文以記夫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故甫田之詩曰
烝我髦士蓋生於田野安於畎畝不以異物而遷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其俊秀之才足以
為士是故農為國家所賴而農之為士者尤有賴焉自
漢以來若倪寬高鳳之流其非出於農者乎彼其鋤耰
耒耜朝夕相尋自以為終其身矣一旦位躋通顯旌麾

道前騶從擁後天下之人固欽慕而健羨之矣存敬畜身畒畞冠裳佩綬任州佐之寄匪惟斯民賴之國家亦賴之矣然而存敬終不忘乎農者所以重本也且玉堂金馬富而且貴不如涼竹簟之清曝茅簷之暖足以為便且適也高車駟馬祿食萬鍾不如秋風穲稏土盆瓦缶醉飽歌呼之為安且樂也於是而扁焉觀焉其亦見夫志之所存矣昔宋廬陵曾公安正著禾譜凡四十五品內翰蘇公以其不譜農器為缺作秧馬歌以遺之予

以筆代耕者也於東作之勞夙有意焉侯存敬致政還
里相與力田山海煙雨晦瞑間其亦足矣若乃擊土鼓歌
豳雅筆之於書曰大有年則有春秋之法在

心遠樓記

吳郡郁明本氏寓居臨淮城構樓居號曰心遠其同郡
友陳仲良謂予曰吾與明本居斯地久矣愛其習俗之
美不能去也斯樓在闤闠中俯而視之邑屋萬家鱗次
櫛比長街廣巷縱橫貫綜車塡馬集衣冠禮樂所以恍

心眩目者相錯也遠而望之淮山濠水岡連岸接帝鄉湯沐宮闕園林之壯祥先佳氣葱葱鬱鬱仰瞻尺五藹然化育之洽焉明本以居以棲扁焉觀焉其脫凡近而游高明者乎先生幸為一言焉予詰之曰明本之於斯樓也不出衽席不越户限以為心遠欲置其心於何所也耶請有以語之心者神明不測者也其體至備其用至周即乎一事一物之微而通乎萬理之會形乎一瞬一息之間而極乎八表之外不局局乎卑且近也不遑

遑乎淺且陋也理之存焉身之泰焉筆舌云乎哉我思
古人若柴桑處士者正惟有得於此故其詩曰結廬在
人境心遠地自偏是豈為外物所移者耶想其采菊東
籬而悠然南山悅飛鳥之還以為真意而欲辨忘言則
夫萬化之妙已默契於其中矣此心之氣象他人不能
識而柴桑獨識之夫君子之學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
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矣而況於一心之
微如太空明鏡洞然內照者乎明本反身而誠焉悟焉

斯可矣予不能不為一言也勉之哉是為記

雲松巢記

雲松巢者贛郡過君復亨休息之地也贛城南五十里有山曰空同迴薄貢江與鬱孤臺相望其西南諸峰挺拔直上勢如削筆上有飛泉三道下有龍湫累朝封誥存焉欲觀者以誠扣之則浮水面已而沉焉此其異也山之東南五十里鄉曰四會里曰安樂後有一山曰小廬山層巒怪石高下隱伏與空同山相接環以清溪九

曲深僻靜幽實為郡形勝之會復亨世家文獻曾大父
概軒先生有田有廬耕稼其中世運代更廬以兵燬而
田亦蕪廢不治載傳及其先君子思義重為墾闢而未
見及竟復亨慨然曰菑播之責其不在我乎於是而對
小廬山構屋九楹如先世之舊雜植松竹花柳内庋書
史往來遊憩秋風穲稏斗酒自勞不知其為人間世也
遂號為雲松巢云以予同客臨淮有斯文之雅求為之
記昔李太白望匡廬五老峰欲巢雲松蓋將與古仙真

人頡頏翱翔於天地也復亨詩似太白而其卓犖不羈亦彷彿焉使白復生殆以昆季處之矣乃獨寓形一室超忽動蕩於萬化之表精神之契其不如見謫仙哉雖然白宗室貴冑也天寶名對金鑾供奉翰林恩隆寵洽至於夜郎之謫則其命之不幸也復亨生當盛朝數覲闕下對敭顯命縉紳君子以遠大期之而復亨顧歎然不自安以為思患豫防之計乃明哲保身之基則夫綢繆拮据固有所不容已者且地以人而靈向者廬山以

太白遂為天下所景仰令小廬山安知不以復亭得名哉且予獨不觀諸鶴乎悄焉林叢一枝如寄及夫搏風霄漢不知其幾千里也然則復亭豈巢居者哉予也有巢氏之民樸拙之甚於復亭高風遠致何能形容之姑記其大略云爾

居敬齋記

君子之於敬也猶居之有屋室焉屋室知所以居之以體所便心所安也而不知敬為身心之主宰居之尤重

於屋室者乎予典教臨淮十年每告學者以持敬之法
退而獨處暗室屋漏之地不敢怠慢焉褻玩焉庶幾以
為存養省察焉一日弟子員吳生原達請名其齋居予
命之曰居敬會中書舍人胡公廷瑗以使命來用李斯
篆法揭之梁間生復請予一言遂告之曰生欲闚理聖
門之閫域者乎使不居之以敬吾恐不得其門而入矣
生其慎所居者哉粵自唐虞至於成周君臣交相訓誡
不曰欽若則曰欽哉不曰敬之敬之則曰不聽敬止至

於聖門教人居處執事之常見賓承祭之重及夫修已安人而天下平者莫非敬也數千百載之下繼孔門之傳者其論敬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至於朱子著為敬齋箴則兼動靜表裏言之其於體段形狀具矣生其其有事焉弗忘焉洞洞屬屬如捧盈焉如恐失焉固將悟其理之所以然者矣雖然敬所以行禮禮者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非敬也一事之非禮亦非敬也生之於敬也其審於禮矣天理

人事有節有文有儀有則敬以求之斯可矣豈曰詞章記誦釣聲名取利祿而已哉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是也佩服終身可矣因書以為記

榮陽外史集卷十二

滎陽外史集卷十三

明 鄭真 撰

記

鑑思堂記

鑑思堂者開封李彥亨氏戀慕之地也李氏世家相臺自金源末至元百十年間高大父昭勇公官授節鉞傳及中順州守及敦武宣課提舉凡三世敦武生安義居

士彥亨則居士之子也居士早喪彥亨幼孤養其母夫
人某氏兵難薦興奉板輿展轉晉魏間凡二十餘年實
得其歡心際聖運肇興附籍開封之新昌里構草堂三
楹奉母以居地素下濕多茹鹻飲醎若堂既成鑿井得甘
泉馬汴之縉紳士大夫以為純孝所致於是具殽酒落
成之夫人指彥亨為衆言曰吾年及笄為李氏婦今七
十餘矣嘗逮事先姑崔氏言祖宗以來形貌相似殆氣
類耶此子狀肖其父而鬢髮皤然宗祀之弗墜庶幾在

茲乎彥享覽鏡自照以不及見其父為悲時予與喬君
志寧在坐起奉觴為母夫人壽題其堂曰鑑思云越三
年予忝屬天官乃使請文以記予惟物生有象明照無
窮鑑者至明之器也妍媸俯仰物莫得遁焉然鑒於水
者不若鑒於人鑒於形者不若鑒於心因其耳目之覩
以起夫心志之思則鑑之為器不徒然矣且夫父者我
之所從出今由父母而上泝高曾世代相遠而精神血
脈固有流通而脗合者昔者賢哲之家云仍後先不特

於聲音笑貌之似而必求其道德功業之類彥亨因其母夫人之言覽鏡以思其父昊天罔極矣嗣而續之父雖沒而猶存也求形審像云乎哉且孝百行之原執一物而百善至彥亨至孝感神甘泉之應天固有以鑒之矣況夙興夜寐耳存目注不顯亦臨者乎國家孝理天下若李氏母夫人之壽考康寧而有彥亨為之子以學行表儀庠序登之王府為左右從臣異日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天下之人其不以之為鑒乎予幸得告老北還

當為彥亨賦之

雪霽軒記

吾鄉為東南之甲郡雉堞雲屯扼江阻海山之得名者金娥導前驃騎殿後玉几太白天井文錫諸峰雄踞角立當夫玄冥戒冬雪霙飛洒俯仰高下萬象交輝來游之士窮幽探勝以為不啻上方大而登蓬壺也郡人陳先生子雲居闤闠中闢一軒為藏修之地外列花竹奇石内庋諸經子史日與賓客討論訂正值風雪交作擁爐便

坐𧫒炙行酒誦梁園之賦叶郢中之歌清聲逸響慷慨
今古既而風定雪止曙色曈曨而一簾高捲四牖洞開
丹山赤水洞天三百八十峰之勝皆在目睫世所謂銀
界三千者殆不能極其形容也予雲居之甚樂縉紳君
子扁曰雪霽云會予自鳳陽入覲授廣信郡文學掾過
家上任予雲送至舟次以記爲屬因書以復之曰予雲
其寓情於物者乎天下之物得諸目而識諸心情之適
者心之適也一心衆理之會淺近云乎哉夫氣物流行

莫非陰陽所為陰極則雪降陽動則日出雪之霽以日之霽也陰陽二氣磅礴兩間於是時也精神內融英華外發天地之心天地之氣我之氣一塵不得而雜也一私不得而入也造化之妙相為無窮矣且雪天下之至白者也豐年之祥兆於是詩人有言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以其有澤物之功焉斯固人人之所同喜者也然雪以時而降以時而霽玩簷氷之成筋眄野水之流澌吾之適猶夫人之適也可但若王恭之氅東郭之履特

立獨行以自眩其怪且奇哉子雲扁焉而時為觀焉其有由然矣予居中都之臨淮十有二年每雪晴時絨帽重裘出塗山門徘徊徙倚久然後去間嘗以講説春秋經名入晉邸蹇驢行深雪中瞻仰皇陵諸山如瓊樓玉宇晃烺照燿弗知為人間世也然而嚴寒慄烈莫之能禦則固以為奔命之勞不若子雲衽席之安也迺今越在廣信地益處於南窮冬少雪非在淮海時比遙盼家山瀛洲天遠緬懷子雲茲軒之下燕坐從容傲睨無際

則固洒然泠然於雲霄之表矣異日扁舟清興不識果能如王子猷之訪戴安道乎否耶於是乎記之洪武十七年歲次甲子十二月十有九日澗齋鄭真記

竹坡記

上饒徐公英仲年逾八袠龎眉皓首衣冠偉如若香山九老之一所居在山谷中塵坌夐絕坡坨上下植以修竹小者大者如青琅玕挺挺離立枝葉交亞如鐵鈎鎖金錯刀縱橫疊沓掩映清溪白石間風雨晦明月星晨

夕如蓬萊仙人湘江帝子飄飄然珮琚來下而雲旌翠羽飛揚晻曖也如笙簫並奏蛟龍舞而鳳凰吟也英仲撫有佳勝作亭其上自號竹坡客至觴酒嘯歌傲睨無際人以有道君子目之庶幾文與可之在篔簹谷云會予與教信庠以斯文禮見求為著記夫君子之心與天地造化相為流通於其動植之微形聲之接而識其理之所以然則天道之流行賦予皆在我矣況夫竹之為物根之固而性之直也心之虛而節之勁也固則不拔

不屢直則不曲不回虛則必能有容勁則不失之弱是物之受命於天者然也英仲家澤世積本深末茂有操守有度量而正容肅躬不可褻玩竹之植也庶幾近之故其歲寒之交誓言金石殆與此君周旋始終矣抑嘗以易說卦觀之震為蒼筤之竹震為雷為動而其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葢竹者植之物也於震之象何居予家居海上歲暮杖屨於确犖間霜筠雪節生意黙然及春雷啓蟄萌茁迸裂森然犢角之挺挺也儼乎豹斑之

隱隱也儵焉旬日枝分籜解由是干雲霄捧天日而造化生生之理不可勝窮矣予乃喟然嘆曰士之變化成就不當如是耶惕然自厲不有協於易之象乎適令典教而来以為英仲兩朝齒德為逸民為吉士訂正歸宿之地將在於此想像儀容漪漪之間其為企慕何如哉異日幸得過從竹坡之上取童子所携長琴請英仲作鶴舞洞天之曲以洗塵陋不亦可乎顧以末學無文不能如蘇長公大手筆以形容有道之氣象也

槐庭記

槐之為物也幹可材備成器花可染為中大正色子可藥濟疾病上應公台之祥下示科名之讖非若散樗惡櫟旦夕斤斧於樵童牧豎也夫其受命於天而托質於地益亦異矣隱人君子時而培植焉其有以哉廣信徐君德彰父家於郡城六十里闢堂數楹高明顯豁與山水色相為主賓堂外植槐數十本對峙林立蒼翠鬱然時德彰令尊翁年踰八袠鳶肩龐眉善飲酒彊飯朝

夕宴坐堂上德彰與其諸兄恪恭詩禮滫瀡甘旨侍奉怡愉不少怠賔客來集舉盃祝頌以為福履之成焉因題之曰槐庭云夫種木猶種德也木之盛德之盛也德之盛則本之一身推之一家而及於天下矣以德彰性本孝友心存惠濟於其庭槐之植也根之固則猶其先業之遠慶澤之深而無至於蹷拔也幹之碩則猶其立心之正律己之嚴而不至於誘惑也枝葉之茂陰翳之盛膚理之密則見其祚胤之多福履之及而致用之全

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信哉昔韓宣子聘於魯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嘉樹夫所謂封殖者固非藉柯葉以資玩好之娛也亦曰以其德焉爾子千里南來未得一造槐庭之下然而蟬聲晝永夕照風清此心嚮往久矣宣子之譽其能忘情乎德彰盡亦封殖乎德矣哉若乃功名爵祿冠冕軒車之盛則以付之南柯之夢可也

夢拙軒記

崑山孫惟學氏倅廣信上饒之初年於靈山之陽玉浮之上審勢面勝構軒居為寢息之所扁曰夢拙予典教郡庠以斯文之契過焉語之曰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拙者不得而巧巧者不得而拙也子之夢拙於義何居豈天誘其衷造初者示之象以為進退出處耶且子仕宦南北多歷年所於世之是非榮辱固已如邯鄲之一夢矣今復曰夢拙無乃夢中說夢乎惟學曰不然吾嘗夢雙鳩止於座隅掩而獲之水飲而粟啄啐啐然若欲

以聽訢者既寤以周禮六夢之法占之非思也非噩也不知其為祥耶否耶徐而得之曰鳩羽族之拙者也吾以拙累久矣而莫之去也其以拙終身乎於是扁馬觀馬庶幾以為精神氣脈與造化相流通矣予應之曰人與物同者也托興比德於是乎在而況衽席之上夢寐有以得夫心之所同然者哉然而夜如何其杳冥茫昧物我兩忘無彼無此不知予夢鳩耶鳩夢予耶且鳩之拙也尚矣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詩人以興二南風化之盛

然而雄鳩之鳴逝吾猶惡其佻巧士君子之於拙其嚴矣哉粤自大朴既散巧僞日滋譸張變幻之士憧憧而往來者相踵也耳目所極不能不歉然於中矣夢鄉不知幾千里而物以類至即其羽翼之馴習而識其性之專靜均壹用以為律身行己之要斯足以見天人感通之符矣豈若昔人所謂夢蝶夢鶴自詫於虛無恍惚而謂與道翺翔者哉抑嘗聞之古者以鳥名官故祝鳩司徒雎鳩司馬鳲鳩司空爽鳩司寇鶻鳩司事五鳩皆所以司

民者也以惟學際文明之運與司民社而雙鳩兆形夢寐功名爵祿其自茲升矣異時放鳩示好生之德杖鳩崇養老之義予其以為夢耶非夢耶予固天下之至拙者幸分半榻於是軒之下涼竹簟之清風盻芸窻之皎月鼻息通靈自謂羲皇上人之流矣乃蕉鹿之疑妄吾無取乎爾

源齋記

益津劉公於洪武乙丑夏六月由衡州耒陽丞歸里不

一月有司復以通經薦陞知江西廣信事既至恪恭迺職對揚丕顯休命退食自公肅居深念以為天下之事必有其本事之有本猶水之有源也眇予小子辱司郡寄恐隕越為斯文羞朝夕兢焉惕焉有事焉勿忘焉端本而澄源濬其流而引其支不識可乎哉因扁其所居曰源齋云予以郡博士於公有賔主之契起而言曰天壤之間水居其多演為萬派而會於一原固其理然也造化之大萬殊而一本其理不然乎因物而察理君子

所以致其知也是故遡者如斯以明道體原泉混混以明學問學即所以明道也學之正道之明見之事為施之政治袞袞乎其不窮也滔滔乎其不竭也至於當大事臨大節議論之宏力量之重足以矻砥柱而障狂瀾矣以公學優而仕用源齋自號其合體用顯微而一致者歟謹按劉氏家出彭城自卯金刀應讖赤帝子遂有天下降國而家衣冠蟬聯代著閥閱在上谷者尤號為盛此公家世之源也元至正間公嘗曳裾燕都為國子

伴讀助教喬先生志寧授以易經凡卦爻彖繫之微辭象變占之正心傳而面命之祭酒徐公彦禮御史胡公山歷得其所試文以為析理精立論當置為魁選一時貴游行輩為屈此公師友之源也迺今聖運文明九重入覲東南名郡一麾出守凡而王政之大民事之要推而致之無過焉不及焉有本者不如是乎扁而觀之益將盡性命之理窮事物之情與上下相為流通矣吁其可不敬矣哉雖然天以一生水地六成之九州之水備

見禹貢是水用大矣然導河曰自積石導淮曰自桐栢至於嶓冢導漾導江及沱其終皆曰入于海彼葢以會於極者泝其源也然則水之大者莫海若哉海為萬流之滙心為萬化之源即吾之心而擴充之上以尊君下以臨民衣裳而冠冕朝宗之義百年一日也勲名事業不至於海不止矣溝壑之聚云乎哉揚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其公之謂乎姑書以為記公名循字循理云

無逸齋記

天下之事成於勤而敗於逸古之人皆然也今之人獨不然哉夫萬古一時萬人一心古之人無逸也今之人亦無逸也今人何異於古人哉勤之與逸同係於一人一心而天下國家盛衰係焉吁其不可懼哉同郡周啓宗氏以無逸名其齋居鄉先生卓習之父為之著記後十餘年適予自淮海言歸啓宗復請申其說而予何足以言之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向者卓先生所以

告啓宗者既克慎其始矣庶幾叮嚀反覆俾圖攸終哉夫虔恭自度不敢荒寧壽考所由致也上壽百年中壽九十年下壽六十年往者如斯來者莫止可自暇自逸乎哉是故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日就月將遜志于學不以遲暮而有悔也涉難歷險化為坦途櫛風沐雨視為佳趣不以宴安而可懷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恭敬所以為仁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存養所以慎獨豈曰造次顛沛之或違不睹不聞之或懈耶且天地造化萬殊一

致吾心之體用固與之周流無間矣歲月不留寸陰當惜恍焉孜孜樂善不倦勇往力行中立不倚聖門高遠跬步可至福壽之來也必矣嗚呼所其無逸如此而已啓宗其知所自力哉仰惟大明麗天君臣盛際鳧鷖既醉持盈守成文學侍從之士固有以無逸書為諷誦者矣亦有以無逸圖為鑒觀者矣啓宗年方彊仕將致身青雲之上幸得見如姬公旦宋廣平之流以之傳帝王心法之要斯其為始終服膺矣予雖老願與有成焉

思稼軒記

真在臨淮入覲京師承恩除廣信教授還家上任過月湖宋故少師金紫史公舊第其四世孫均實以嘗傳易於先府君求我先生有兄弟朋友之契慰藉良厚見其軒居扁曰思稼輒問之曰稼者百穀總稱天下之人所恃以為命者也子何以思為哉豈嘗鈌於朝夕者耶抑亦聖門所謂樊遲請學者耶均實啞然笑曰是何言歟昔吾先金紫公罷官退居鄮溪別墅構亭曰觀稼日與

田夫野老相望阡陌間彼其念慮精微謀謨永遠葢將致艱難務本之意以貽厥子孫於無窮豈以功名富貴為可恃哉今去二百餘年文獻一線之違眇予小子無所肖似然而神明志氣之交形聲影響之接不以昕莫或間也扁曰思稼其將循名求實者哉真復之曰子其以前人之心為心者乎夫心之官則思虛靈知覺由内以達外故渴而思飲饑而思食寒而思衣皆切於日用所不能無至於賢哲立心行事使不置諸思惟而得其

要領其何以為用力之地乎史氏在宋東南時為相門金紫公越社之孫衛社之姪而提刑公長子也文學政事有名於時而多所著述淳熙間越社再召金紫扶掖上殿阜陵嘉奬弗置富貴榮耀當世莫及祿賜之豐何待於稼然而林泉宴遊之娛獨以稼言者豈有他哉葢所以培植先德之厚以為嗣續之傳爾想夫原田每每十千維耦而水車晚沸雨笠朝集於是時也顧盼遠近有曾孫來止烝我髦士之意我後人之有事焉勿忘焉

菑播之責盡之在已勿助長以揠拔也以穮以蔉豐年之慶匪令斯今矣均實思稼之意不在茲耶且夫學猶稼也成則為嘉穀不則莠稗焉而已矣可不深致其思乎本之以忠信仁厚之澤溉之以詩書禮樂之源以方册為町畦以翰墨為耒耜則夫有秋之盛葢被乎天下高爵重祿有如金紫公矣豈特黍稷倉廩之實以為一家一人之奉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均實之謂乎均實聞之曰子之期望可謂至矣顧予已老恐終不能

以亢宗也磽确之餘服勞作苦用以係先烈之思庶幾可哉子幸而退歸吾當訪子於丹山赤水之陽歌豳風擊土鼓共為太平之民矣

拙修齋記

古之人重以厚今之人輕以浮重以厚者拙之本原輕以浮者巧之横流天之生人何異於古今哉豈其性稟之或偏或正耶抑其氣運之降習俗之弊而致然耶昔子貢遇漢陰丈人抱甕灌畦教以桔槹而丈人羞之則

天地生人之道亦惟拙而已有能以拙自修不幾於君子乎同郡黄夢熊氏世家子也年逾三十質實惟重以
詩經中洪武五年江淛鄉貢進士選計偕京師大臣將
奏以官控辭再三大臣為之喜曰子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者耶遂免歸閉門讀書養母事兄以孝友聞昌國邑大夫以禮幣招致教導弟子員昌國海島雲水鄉夢熊不憚僻險日與學者研精畢力求底於聖賢之域退處齋居一榻蕭然而靜存深念渺渺千古若有與之晤語

者因扁曰拙修葢用儒先董子之語云予向與夢熊同年夢熊以世契視為執友禮待良厚予以廣信文學掾過家上任夢熊請著文以記夫人喜巧而惡拙久矣夢熊以拙自修毋乃愈拙而人愈不喜乎且君子之學也期底於道而已不以世之好惡為是非榮辱也故拙之修道之修也董子伊洛正傳謂聞道為悅而以拙自修葢信之篤而志之力也考亭朱子以為下學上達之要信哉夢熊自幼知學而欲自同於古人則其於道也必

有神會心得於渾淪磅礴之外矣彼有譸張變幻而阿
媚取容逢迎為詭至於昏夜乞哀驕人白日而曰吾巧
於游詭巧於仕宦名聲者夢熊能不襪而唾之哉且夫
炫耀華美不如敦朴淺近浮薄不如深沉敏速捷急不
如遲久世豈有重此輕彼者耶夢熊以拙自修其視流
俗何如哉夫道者天理自然順其理而不去拙斯在矣
中庸曰修身則道立身外無道拙修矣其於道也孰禦
焉此固夢熊名齋之意豈可以淺近形容哉夢熊先大

父鄉先生聲甫宋太學生以文名著於德祐間嘗試對
將畧人才號金玉策夢能寶為家藏經濟之傳固有素
矣拙修云乎哉予年過五十懵然無能讀周子拙賦以
自解幸而退歸與夢熊相羊山海間其亦出處之同者
乎於是乎記之

滎陽外史集卷十三

滎陽外史集卷十四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五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六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六

滎陽外史集卷十七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八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十八

滎陽外史集卷十九

明　鄭真　撰

闕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

國立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